

花甲之年“双响炮”

——壮族作家黄佩华新近推出两部长篇作品

□ 本报记者 黄浩云



▲《民族文学》汉文版2023年第8期封面和《瓦氏夫人》。

继《民族文学》2023年第2期发表短篇小说《落叶》被《小说选刊》2023年第3期选载之后，壮族作家黄佩华又第一次以笔名老原发表长篇小说《花甲之年》，刊发于《民族文学》汉文版2023年第8期。随后，他的另一部长篇传记《瓦氏夫人》由接力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。

《花甲之年》描述主人公马达华退休之后从城市回到故乡所观照的风物风景，展开驮娘河流域和赤水河流域的生活图卷，还重现了其中的历史故事。小说以散点透视的方式对焦乡村社会，但是作者并没有叙写乡土的新变和新貌，也没有大江大河般的时代呈现，而是回到城乡生活的细部，回到人物的现实处境，在邻里乡亲的“喜气”之中描摹生存状况，人物个体

也在这样的情感网络中反观自我，从追忆和追述中再次“看见”自己，重新锚定个人的精神坐标。评论家曾攀为该小说撰写点评文章《蓦然回首，看见自己》，文中写到“小说通过马达华的视角和方法，还是试图探寻一个解开与解脱的通道，这个路径一方面连接着真切琐屑的日常生活，另一方面则引向精神的开放与自我的开化。”“小说非常重要之处，还在于触及了时代的乱象与人心的淆乱。”据悉，长篇小说《花甲之年》单行本将于年内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《瓦氏夫人》讲述明朝抗倭英雄瓦氏夫人在倭寇入侵我国东南沿海的危急关头，不顾56岁的高龄，亲率广西6800民兵驰骋千里奔赴抗倭第一线，连歼敌兵，为保国安民立下了赫赫战

功，堪称“巾帼英雄第一人”。这是作者第二次浓墨重彩地描写这位可歌可泣的壮族女英雄，他在1993年版本《瓦氏夫人》原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近三万字，以更丰富翔实的故事情节重现这段辉煌的历史。该书为“广西历代名人”丛书之一，丛书第一辑10册，以广西籍重要历史人物为传主，遴选人物包括瓦氏夫人、石涛、陈宏谋、郑献甫、刘永福、冯子材、唐景崧、苏元春、马君武、王力等10位彪炳史册的广西杰出人物。向读者展示了10位广西名人的生平故事、杰出成就和精神品格等，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感启迪和深刻的爱国精神沉思。丛书为2023年自治区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项目，并入选2023年广西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。

青春·我们·梦

□ 卢悦宁

那些年,大学的社团生活丰富多彩。A同学加入了舞团,街舞、民族舞,舞舞有律动,舞舞见青春;通讯社的B同学每天忙忙碌碌,很快就有作品见诸报端;骑行俱乐部的C同学时常呼朋唤友,到各地骑行、露营;加入了学生会的同学俨然职场中人,那份从容自信的气质让人好生羡慕。

班上只有我加入相思湖文学社。凭着精心准备的自我介绍,我轻而易举通过师兄师姐们的面试,成了文学社的一员。这个社团有着悠久而光荣的历史:成立于1989年,是享誉文坛的相思湖作家群的发源地,社报《相思湖》由著名作家、诗人臧克家亲自题赠“相思湖”三字,分量十足。

我加入的是文学社的编辑部。这个部门主要负责《相思湖》报的编辑出版,以及其他一些稿件的处理。除了编辑部,社里还有秘书处、外联部、信息部等部门,大家打成一片,常常爆发出欢声笑语。社长张阳耀是个很有号召力的文艺青年,策划能力一流,带领大家成功举办了多场重要活动,如广西高校现场作文大赛、纪念海子、三毛诗歌朗诵会和社庆活动等。

一排老旧的平房横卧在草木深处,居中的小屋是文学社办公室。斯是陋室,唯我们的青春和梦想在此处生发和流连。墙上随意张贴着社员们的生活照,熟悉的、陌生的面孔上无不是年轻真诚的笑容。留言本写了一本又一本,满是文学社里的朋友们留下的痕迹。有时洋洋洒洒好几页,有时是只言片语,有时仅有几笔俏皮的画;有人给大家分享好消息、好心情,有人把留言本作为倾诉对象,充满天真和迷茫……隔了几天没去办公室时,我总惦记着留言本上有没有新的文字。这篇文章行文平实,字里行间却道尽了作者的艰辛、失意、淡然、从容和不放弃,让人感受到弱者力量的不可忽视。那时经常读青春文学,我有过悸动,但从没被触动。这是我第一次被同龄人的文字打动,想把这篇文章定为一等奖,却不被团委的负责同志所理解。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她:好的作品应该像祈祷,能够给人以救赎。文采斐然的作品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矫饰的,但一篇直面内心的作品,必然经历了作者自己的困惑和挣扎,这样写出的文字远比通过矫饰得来的文字可贵。团委的同学最终是否接受了我的建议,我早已忘了,但我记得

自己当时领悟了文学又一重意义。

我对编辑出版行业早已心向往之,编辑《相思湖》报的任务让我跃跃欲试。这份报纸虽然只是大学生的文学园地,可怎么也是由臧克家老先生题写报头的,当真马虎不得。编辑报纸的过程中,我们经受了不小挫折,却也由衷感受到了“为他人作嫁衣裳”的乐趣。从组稿、选稿、编辑、校对到正式出版,历经一两个月的忙活后,黑白两色的4开报纸散发着新鲜的油墨芬芳,一张张铺展在我们面前,还真挺像那么回事的。

文学社编辑部还负责校报文艺副刊版的编辑。前任副部长黎师姐从校报卸任前,推荐我接手她的工作。她学的是编辑出版专业,有着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。除了排版,我还从她那里学到了许多编辑工作的细节和窍门。当时的校报负责人是黄国春老师,我与这位资深媒体人的接触不多,但他对我的指导和点拨十分专业而有针对性,让我受益良多。

从黑白色的《相思湖》报到色彩斑斓的校报,我接触到的稿件除了各个院系的同学们的,还有学校里的老师甚至是校外作家们的,比如著名作家王一桃和鬼子等的作品,这让我过足了瘾。每月一期的校报印好后,黎师姐带着我将沉甸甸的报纸一摞摞捧在手上,分发到学校的各个角落。报纸发完后,手上的分量轻了,心里的踏实感和满足感却一点点变重,或许我就在那时生发了今后成为一名真正编辑的梦想。

后来就由我独自编排校报文艺副刊了。再后来,由我带着两个师妹进行校报文艺副刊的编排。她们也是文学社编辑部的成员,一个是热爱文学的非中文专业学生,另一个对文学作品有很好的领悟力,都足以胜任文艺副刊编辑工作,没有砸文学社的金字招牌。渐行渐远渐无书,后来的她们从事什么行业,我不得而知,但我相信,短短一两年的校报编辑工作,一定也对她们有潜移默化的滋养。

又一年过去,我们变成了更多人的师兄师姐,也将渐渐淡出文学社了。面对新来的社员那些清澈的懵懂的面孔,我们终于也有了“年轻真好”的感慨,随后投入临毕业前的烦琐事务中去。有人考研考公,有人忙着实习,但都还盘桓在相思湖畔,总有碰面之时。学小语种的同学要到国外留学一年,文学社的朋友们相约去送他们,大家一一握手作别。一转身,他们已远在海外;一年后回来短暂相聚,一挥手,我们的大学时代就结束了。散落在相思湖文学社的那段青葱岁月,也终于斑驳陆离。

“挺住意味着一切”“做文学最坚强的战士,一生追求梦想”,这是我们当年在文学社时常常说的话,有时在活动发言中,有时是互相鼓励,有时写在留言本里。现在回想起来,很有喊口号的感觉。这样的口号,离开文学社后我们再也没有喊过。

好在,即使再也没有喊过这样的口号,但它们已深入我们的骨血中了。



□ 杨海标(侬族)

每当炒菜味道不太好,或者地板拖得不太干净,妻子总是唠唠叨叨,对我说那句已经让耳朵生茧的老话:“你要多向公明学习,人家在单位是好领导,回到家里是优秀丈夫!”

说起公明,还是因为妻子才认识的。妻子和公明的妻子是高中同学,她们与另外几个同学时常有联系,隔段时间便在一起聚会小酌,于是大家就互相熟络起来。

前些年公明还在县里工作的时候,是一个科级单位的主要领导。他工作认真负责,单位的事情安排合理,人尽其才,干部职工对他心悦诚服,县里下达的各项任务都提前完成,年终绩效考核单位年年拿一等奖,好多单位对他们眼红。他也多次被县里评为先进个人。

公明所在的单位每年都掌管着上千万的国家项目资金,求他办事,请他吃饭的人,常常排着长队在办公室门口等候。若不是顶头上司的饭局,他统统谢绝。下班他就往菜市场跑,买好菜回到家里,不喘一口气就直下厨房。公明弄得一手好菜,色香味俱佳,妻子非他弄的菜不吃。同学们都羡慕他的妻子有福气,找了个好老公。

公明的妻子长着一张精致的脸,微笑时腮边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,加上白皙的肤色,匀称的身材,配上披肩长发,有一种沉鱼落雁的美。她是医院的护士,上班时忙得团团转,所以公明对她怜香惜玉,呵护有加。妻子性格热情温柔,会关心体贴人,平时洗衣拖地,为他揉肩搓背,还经常给家公家婆零用钱,让公明心中满满的是幸福感。他们之间相敬如宾,很少争嘴红脸。人们都说他们是郎才女貌,天生一对。他们一家还被县妇联评为五好家庭呢。

公明虽为一局之长,但没有盛气

凌人的官气。他儒雅幽默,语气和善,生活简朴。家里的装修摆设很普通平常,每次到他家里聚餐,都是他亲自下厨,菜是大众化的菜,酒是老家农村的米酒,兴致好时他还带头猜码,大家在一起无拘无束,言谈甚欢。

后来,公明提拔到市里一个正处级单位当了副职。距离远了,往来就少了,算起来应该有几年没见到他了。

一天上午,老朋友王三突然打来电话,没头没脑地问我:“公明的事情你都知道了吧?”

“什么事情啊?”我一头雾水。“这么大的事情你都不知道?”

“我还真不知道。”

“公明他们俩离婚了!”王三加重了语气。

“你是说公明和他老婆离婚?他们两个怎么可能离婚?你不要道听途说啊。”我感到震惊,感觉有一万种不可能。

王三沉默了一会,声音略显沉重:“是公明犯的错,他在外面养了情人,而且已经有了一个四岁多的孩子。”

我脑子像被雷电击中,空荡荡的,手僵硬地握着电话发呆。

王三继续说道:“是一个知情人悄悄地把这个秘密告诉公明的妻子,她跟踪了几次,在证据确凿后,毅然决然地提出了离婚。听说公明没有任何辩解,当即把房门钥匙和车子钥匙交了出来。”

“离婚后,他的妻子到纪委把公明在婚姻期间在外包养情人,生养私生子,以及在领导岗位上索贿受贿上百万元的情况告发了。”

“那公明现在怎么样了?”

“已经被纪委‘双规’了。”王三在电话里头一阵唏嘘。

此时,窗外的树上一群鸟突然被惊起,四散着飞向远处。我不由地感慨万千。